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唐文粹卷四五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吴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八百十七 集部

唐文粹卷四

宋 姚鉉 編

古賦丁 揔五首

符寶一

受命寶賦 梁肅

象緯一

渾天賦 楊炯

閱武二

大獵賦　李白

裴將軍舞劒賦　喬潭

誓師一

濟河焚舟賦　高邁

受命寶賦并序　梁　肅

受命寶在昔曰傳國璽自秦始皇有焉盖取夫一世二世傳於無窮故有傳國之號歷兩漢至于陳隋隋煬帝之遇禍也宇文化及盜之而西竇建德滅化及取焉易

稱物不可以終否武德中太宗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是器也與璽同歸國家用之以受命所承更名大寶而多歷年所自前代觀之受天明命則不求而得僭賊劫遷則得之而失蓋神物之所在非徒然也抑又聞之鼎之輕重與璽之去留莫不視德之上下位之安危若恃實命在已而惱心壄耳漸至危殆以負扆之尊被竊鈇之言當此時也此片玉耳復何爲哉竊讀史氏感興亡之器忽徼覬之類於是作受命寶賦若形制之小大厚薄

則未始詳也故不備焉其辭曰

物之貴兮惟玉之英翕二氣以成形涵百寶之純精卞氏得之獻而後明當秦趙之抗衡挺高價於連城伊玩好之所資微神器之鴻名及夫秦始稱皇削平六王為龍為光追琢其章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始也謂世有哲王傳國寶之無疆何逆天以暴物不及期以降殃惟陰隲之運行終有授而不常隨素車之白馬歸赤精於路傍逮夫漢業中微后族専命禄去公室世移

威柄實沙麓之遺瘵成巨君之篡害雖擲地以慷慨終莫救夫顛沛俄漸臺之傾移歷更始與赤眉咸庸懦而不居卒亂長而禍滋洎四七之龍驤為火主以得之遂祀漢以配天延二百之炎輝苟非其人寶命不歸悼桓靈之不嗣置天下於阽危既而赤伏道喪黄星兆發雲雷遘迍朝社播越去乘輿而漂蕩入胥井以蕪没披草萊以拯之寔功存乎武烈何典午之傾潰劉石盜以自尊既江表之卜年遂歸明以去昏五世推移或亡或存

失由道喪隋之并吞始負險以爭雄俄銜璧而來奔惟大業之離阻由君昏而黷武豺狼呀以當路郊廟毀而失主望夷之釁既發斯器淪於醜虜昊天有命眷我高祖騫飛汾晉震疊關輔雲行雨施雷動飈舉聖人既作萬物斯覩于時也允德扇結東周䖍䏈帝謂文皇陳師往伐如火烈烈如風發發牛口先撥虎牢則達致四海於升平混車書以同轍惟神器之有在終告歸于魏闕考乎先王之統世也以文經天以武緯地觀象備物從

宜制器播而用之為天下利故曰大德曰生大寳曰位位之升降惟道所至先王審其所以故為大於細為難於易然後本不揺而末不墜安危之體鑒此而已若夫符命之所加歴數之所歸莫不天人合發區宇樂推休祥煥然靈命顯思是以有守有失動而悦隨茍貪功而僭禮莫不速禍而名危此玊也公路執持衆叛而親離趙高引佩殿壞而身縻惟前軌之昭昭孰可幸掟以取之荅曰吾皇有命如天有日傳寳在我昏庸自佚則陸

渾無問鼎之事歷代無奉璽之術苟思慮於廢興朝不既而患失於戲天發禍機聖人定之天生神物聖人用之康哉皇哉大人造之子孫百代永言保之

渾天賦并序　楊烱

顯慶五年烱時年十一待制弘文館上元三年始以應制舉補校書郎朝夕靈臺之下備見銅渾之象尋返初服卧病丘園二十年而一徙官斯亦拙之效也代之言天體者未知渾盖孰是代之言天命者以為禍福由人故

作渾天賦以辨之其辭曰

有為宣夜之學者喟然而言曰旁望萬里之黄山而皆青翠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皆黝黒蒼蒼在上非其正色遠而望之無所至極日月載於元氣所以或中而或昃星辰浮於大空所以有行而有息故知天常安而不動地極深而不測可以為觀象之準繩可以作談天之楷式有稱周髀之術者𩕳然而笑曰陽動而陰靜天迴而地游天如倚盖地若浮舟出於夘入於酉而生晝夜交

於奎合於角而有春秋天則西北既傾而三光北轉地則東南不足而萬穴東流比於圓首前臨胷者後不能覆背方於執矩南稱明者北可以言幽此天與而不取惡遑遑而更求太史公有睟其容乃盱衡而告曰楚既失之齊亦未為得也言宣夜者星辰不可以闊狹有常言蓋天者漏刻不可以春秋各半周三徑一遠近乖於辰極東井南箕曲直殊於河漢明入於地葛稚川所以有辭候應於天桓君山由其發難假蘇秦之不死既莫

知其為説儻隷首之重生亦不能成其筭也二客嘗聞渾天之事歟請為左右揚搉而陳之原夫杳杳冥冥天地之精混混沌沌陰陽之本何太虚之無礙偉造化之多端南溟玉室之宫爰皇是宅西極金臺之鎮上帝攸安地則方如棊局天則圓如彈丸天之運也一北而物生一南而物死地之平也景短而多暑景長而多寒太陰當日之衝也成其薄蝕衆星傅月之光也因其波瀾乾坤闔闢天地成矣動静有常陰陽行矣方以類聚物

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部之以三門張之以八紀其周天也三百六十五度其去地也九萬一千餘里日居而月諸天行而地止載之以氣乘之以水生之育之長之畜之亭之毒之盖之覆之天聰明也聖人得之天垂象也聖人則之其道也不言而信其神也不怒而威驗之以衡軸考之以樞機三十五官有羣生之繫命一十二次當下土之封畿中衡外衡每不名而自至黄道赤道亦殊塗而同歸表裏見伏聖

人於是乎發揮分至啟閉聖人於是乎範圍可以窮理而盡性可以極深而研幾天有北斗杓擕龍角魁枕參首天有北辰衆星環拱大帝威神尊之以耀魄配之以勾陳有四輔之上相有三公之近臣華蓋巖巖俯臨於帝座離宫奕奕旁絶於天津列長垣之百堵啟閶闔之重闈文昌拜於大將天理囚於貴人太階平而君臣穆招摇指而天下春東宫則析木之津壽星之野箕為傲客房為駟馬天王對於攝提皇極臨於宦者左角右角

兩耀之所巡行陰間陽間五星之所次舍後宮掌於燕
息太子承於冡社宗人宗正内外惇叙於邦家市樓市
垣貨殖畢陳於天下北宮則靈龜潛匿螣蛇伏藏瓠瓜
宛然而獨處織女終朝而七襄登漸臺而顧步御輦道
而倘佯聞雷霆之隱隱聽枹鼓之硠硠南斗主爵禄東
壁主文章須女主布幣牽牛主關梁羽林之軍所以除
暴亂壘壁之陣所以備非常西宮則天潢咸池五車三
柱奎為封豕參為白虎胃為天倉婁為衆聚旄頭之北

宰割其胡虜天畢之陰蓄洩其雷雨大陵積尸之肅殺參旗九斿之部伍棋蘇之地出入於苑囿萬億之資填積於倉庾南宫則黄龍賦象朱鳥成形五帝之座三光之庭傷成於鉞誅成於鑕禍成於井德成於衡執法者廷尉之列大臣之象少微者儲君之位處士之星天弧直而狼顧軍市曉而雞鳴三川之交鶉火通其耀七澤之國翼軫寓其精南河北河象闕於是乎增峻左轄右轄邊荒於是乎自寧乃有金之散氣水之精液法渭水

之橫橋像昆池之刻石歳時占其水旱滄溟應其朝夕織女之室漢家之使可尋飲牛之津海上之人易覩日也者衆陽之長人君之尊天雞曉唱靈烏晝踆扶桑臨於大海若木照於崑崙太平太裳所以司其出入南至北至所以節其寒温龍山銜燭不能議其光景夸父棄策無以方其駿奔月也者羣陰之紀上天之使異姓之王后妃之事方諸對而明水浹重暈帀而邊風駛纔盈蚌蛤則虧虜騎先侵適鬭麒麟則暗虎潛值五星者木為

重華火為熒惑鎮居戊巳斯為土德太白主西辰星主北俯察人事仰觀天則比參右肩之黄如奎大星之黒五材所以致用七政於焉不忒同舍而有四方分天而利中國赤角犯我城黄角天之爭五星同色天下偃兵趨前舍為盈退後舍為縮盈則侯王不寧縮則軍旅不復或向而或背或遲而或速金火犯之而甚憂歳鎮居之而有福觀衆星之部署歴七耀而驅馳定天下之文所以通其變見天下之賾所以象其宜然後播之以風

雨威之以霜霰或吐霧而蒸雲或擊雷而鞭電一旬而
太平感膚寸而天下徧白日為之晝昏恒星為之不見
爾乃重明合璧五緯連珠青氣夜朗黄雲旦扶握天鏡
受河圖若曰賜之以福此明王聖帝之休符至如怪雲
祆氛冬雷夏雪日暉長虹星流伏鼈陰有餘而地動陽
不足而天裂若曰懼之以災此昏主亂君之妖𧏙昔者
顓頊之命重黎司天而司地陶唐之分仲叔宅西而宅
東其後宋有子韋鄭有裨竈魏有石氏齊有甘公唐都

之推星王朔之候氣周文之視日吴範之占風有以見天地之情狀識陰陽之變通詩云謂天盖高語云惟天為大至高而無上至大而無外四時行焉萬物生焉羣神莫尊於上帝法象莫大於皇天靈心不測神理難詮日何為兮右轉天何為兮左旋盤古何神兮立天地巨靈何聖兮造山川螟何細兮師曠清耳而不聞離朱拭目而無見鵬何壯兮搏扶揺而翔九萬運海水而擊三千龜與蛇兮異其短長之質椿與菌兮殊其大小之年

鐘何鳴兮應霜氣剱何伏兮動星躔列子何方兮御風而有待師門何術兮驗火而登仙魯陽揮戈兮轉於西日陶侃折翼兮登乎上玄女何寃兮化精衛帝何耻兮為杜鵑爭疆理者有零陵之石聞弦歌者有蓋山之泉若怪神之不語夫何述於此篇以天乙之武也焦土而爛石以唐堯之德也襄陵而懐山以顔回之賢也貧居於陋巷以孔丘之聖也情希乎執鞭馮唐入於郎署也兩君而未識揚雄在於天禄也三代而不遷桓譚思周

於圖讖也忽焉不樂張衡術窮於天地也退而歸田我無為而人自化吾不知其所以然

大獵賦并序　　李白

臣以為賦者古詩之流辭欲壯麗義歸博遠不然何以光讚盛美感天動神而相如子雲競誇辭賦歷代以為文雄莫敢詆訐臣謂語其大略竊或褊其用心子虛所言楚國不過千里夢澤居其大半而齊徒吞若八九三農及禽獸無息肩之地非諸侯禁淫述職之義也上林

云左蒼梧右西極考其實地周袤纔經數百長楊夸胡設網為周阹放麋鹿其中以搏攫充樂羽獵於靈臺之囿圍經百里而開殿門當時以為窮壯極麗逮今觀之何齷齪之甚也但王者以四海為家萬姓為子則天下之山林禽獸豈與衆庶異之而臣以為不能以大道匡君示物周博平文論苑囿之小竊為微臣之不取也今聖朝園池遐荒殫窮六合以孟冬十月大獵於秦亦將耀威講武掃天蕩野豈淫荒侈靡非三驅之意邪臣白

作頌折衷厥美其辭曰

粤若皇唐之契天地而襲氣母兮綵五葉之葳蕤惟開元廓海寓而運斗極兮揔六聖之光熈誕金徳之淳精兮漱玉露之華滋文章森乎七曜兮制作參乎兩儀括衆妙而為師明無幽而不燭兮澤胡遠而不施慕往昔之三驅兮順生殺於四時若乃嚴冬慘切寒氣凛冽不周來風玄冥掌雪木脱葉草解節土囊煙陰火井冰閉是月也天子處乎玄堂之中飡八水兮休百工考王制

兮遵國風樂農人之閒隙兮因校獵而講戎乃使神兵出於九闕天仗羅於四野徵水衡與林虞辨土物之衆寡千騎飈掃萬乘雷奔梢扶桑而拂火雲兮刮月窟而搜塞門赫壯觀於今古業揺蕩於乾坤此其大略也而内以中華為天心外以窮髪為海口豁咽喉以洞開吞荒裔以盡取大章按步以來往夸父振策而奔走足跡乎日月之所通囊括乎陰陽之所有君王於是撞鴻鐘發鑾音出鳳闕開宸襟駕玉輅之飛龍歴神州之層岑

遊五柞兮瞰三危挾細柳兮過上林攢高牙以總總兮駐華盖之森森於是擢倚天之劒彎落月之弓崑崙叱兮可倒宇宙噫兮增雄河漢為之卻流川嶽為之生風羽旄揚兮九天絳獵火燃兮千山紅乃召蚩尤之徒叢長戟羅廣澤呵雨師走風伯稜威耀乎雷霆烜赫振於蠻貊陋梁都之體制鄙靈囿之規格而南以衡霍作襟北以代恒作袪夾東海而為塹兮拖西溟而流渠麾九州之珍禽兮廻千羣以坌入聯八荒之奇獸兮屯萬族

而來居雲羅高張天網密布罝罦緜原峭格掩路蠛蠓
過而猶礙蟭螟飛而不度彼層霄與翳榛罕翔鳥與伏
兎促營合技彌巒被罔金戈森行洗晴野之寒霜虹旗
電掣卷長空之飛雪吳驂走練宛馬蹀血縈衆山之聯
緜隔遠水之明滅使五丁摧鋒一夫拔木下塹高頹深
平險谷攡椿栝開林叢喤喤呷呷盡奔突於場中而田
疆古冶之儔烏獲中黄之黨超崢嶸獵莽蒼喑呼哮闞
風旋電往脫文豹之皮抵元熊之掌批狻手猱狹三挈

兩既徒搏以角力又揮鋒而爭先行彪號以鶤睨兮氣赫火而歊烟拳封猯肘巨㹂皋羊㕓叱以斃踣㺄貐亡精而墮巔或碎腦以析脊或歕髓而飛涎窮遐荒蕩淵藪扼土狛殪天狗脫角犀頂拔牙象口掃封狐於千里捩雄虺之九首咋騰蛇而仰吞拖奔兕而卻走君王於是義通天靡星旂奔雷車揮電鞭觀壯士之效獲顧三軍而欣然曰夫何神讋鬼慄之駭人也又命建夔鼓勵武卒雖躪轢之已多猶拗怒而未歇集赤羽兮照日張

烏號兮滿月戎車轞轞以陸離𣪍騎煌煌而奮發鷹犬之所騰踶飛走之所蹉蹶攫麏麚之咆哮蹂豺貉以挂格膏鋒染鍔塡巖掩窟覩殊材與逸羣尚揮霍以出沒則有白貆飛駮窮奇貙貓牙若錯劒鬣如叢竿口呑殳鋋目極槍櫓碎琅弘攫玉弩射猛彘透奔虎金鏃一發旁疊四五雖鑿齒磨牙而致伉誰謂南山白額之足覩揔八校搜四隅馳專諸走都盧趫喬林攀絶壁抄獑猢攬貑玃囚𪑕𪐿於峻崖頓𣪍玃於穹石養由發箭奇肱

飛車巧括更羸妙𦍒蒲且墜鷃鳿於青雲落鴻鴈於紫虛梢鶬䴅漂鸕鷀殫地廬空神居斬飛鵬於日域摧大鳳於天墟龍伯釣其靈鼇任公獲其巨魚窮造化之譎詭何神怪之有餘所以噴血流川飛毛灑雪乍若乎高天雨獸上墜於大荒又似乎積禽為山下崩於林穴陽烏沮色於旭日陰兎喪精於明月思騰裝上獵於太清所恨穹昊之路絶而忽也莫不海晏天空萬方來同雖秦皇與漢武兮復何足以爭雄俄而君王茫然改容愀

若有失居安思危防險誡逸斯馳騁以狂發非至理之
弘術且夫人君以端拱爲尊玄妙爲寶暴殄天物是謂
不道乃命去三面之網示六合之仁巳殺者皆其犯命
未傷者全其天真雖翦毛而不獻豈割鮮以染輪解鳳
皇與鸑鷟兮旋騶虞與麒麟獲天寶於陳倉載非熊於
渭濵於是享獵徒封勞苦軒行庖騎酌酤韜兵戈火網
罟然後登九霄之臺宴八紘之囿開日月之扃闢生靈
之户聖人作而萬物覩覽蒐敎與狩岐何宣城之足數

哂穆王之荒誕歌白雲於西母曷若飽人以淡泊之味醉時以淳和之觴鼓之以雷霆舞之以陰陽虞乎神明狃於道德張無外以為罝琢大朴以為杙頓天網以掩之獵賢俊以御極若此之狩罔有不克使天人宴安草木蕃殖六宫斥其珠玉百姓樂於耕織寢鄭衛之聲卻靡曼之色天老掌圖風后侍側是三階砥平而皇猷允塞豈比夫子虛上林長楊羽獵計麋鹿之多少誇苑囿之大小者哉方將延榮光於後昆軼玄風於邃古擁嘉

瑞臻元符登封於泰山篆徳於社首豈不與乎七十二帝同條而共貫哉君王於是廻蜺旌返鑾輿訪廣成於至道問大隗之幽居使罔象掇玄珠於赤水天下不知其所如也

裴將軍舞劒賦并序

喬潭

元和秋九月羽林裴公獻戎捷于京師上御花蕚樓大置酒酒酣詔將軍舞劒為天下之壯觀遂賦之其辭曰

將軍以幽燕勁卒耀武窮髮俘海夷虜山羯左執律右

秉鉞振旅闐闐獻功于魏闕上享之則鍾以捍簴鼓以
靈鼉千妓度舞萬人高歌秦雲動色渭水躍波有內如
山有酒如河君臣樂飲而一醉夷夏薰薰而載和帝謂
將軍拔劒起舞以張皇師旅以烜赫戎虜節八音而行
八風奮兩階之干羽公於是乎貝胄朱綅而正色虎裘
錦裼而攘臂抗稜威飄鋭氣陸離于武備婆娑乎文事
合桑林之容以盡其意照蓮花之彩以宣其利翕然鷹
揚翼爾龍驤鋒隨指顧鍔應徊翔取諸身而聳躍上其

手以激昂縱橫耀穎左右交相觀乎此劒之躍也乍雄飛俄虎吼揺轆轤射牛斗空中悍慓不下將夂欻風落而雨來果愜心而應手爾其凌厲清浮絢練夐絶青天兮何倚白雲兮可決覩二龍之追飛見七星之明滅雜朱干之逸勢應金奏之繁節至乃天輪宛轉貫索迴環光沖融兮其外氣混合兮其間若湧雲濤如飛雪山萬夫為之雨汗八佾為之虩顔及乎度曲將終發機尤捷或連翩而七縱或瞬息而三接風生兮稓旆襜襜雷走

兮形庭曄曄陰明變見靈怪離蹤將鬼神之無所遁逃
豈蠻夷之不足震懾嗟夫藺子之迭躍其技未雄仲由
之自衛其武未功曷若將軍為百夫之特寶劒有千金
之飾奮紫髯之游刃發帝庭之光色所以象大君之功
亦以宣忠臣之力或歌曰洸洸武臣耀雄劒兮清邊塵
威遠夷兮率來賓焉用輕裾之妓女長袖之才人天子
穆然詔伶官斥鄭衛選色者使覘乎軍容教舞者使觀
乎兵勢變激楚之結風為發揚之蹈厲僉謂將軍之劒

舞古末之至

濟河焚舟賦

高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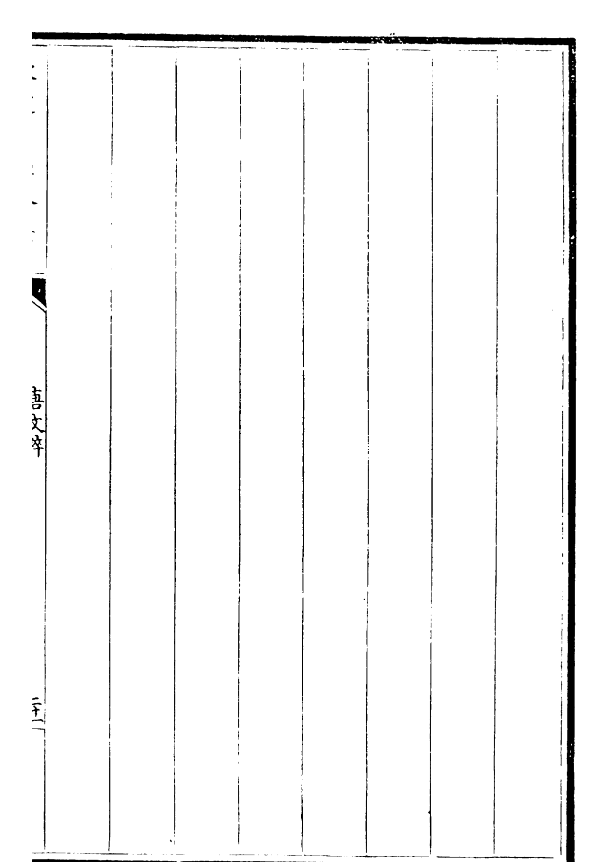
昔孟明之載戰載北也空山內填平地血流匹馬隻輪蕩然不收社稷包羞朝廷隱憂用兵至此不死何求誠以弃瑕之恩未報拜賜之言虛設砥名勵節易地改轍異桑榆之未晚得雌雄之一決乃復揔元戎申薄伐駟馬雲屯長劒電掣咆哮兮前貔後虎威稜兮左霜右雪火千旗而四面風動雷萬鼓而一道地裂小長平之瓦

解凌不周之柱折朝出乎咸秦夕濟乎孟津其氣益振其屈欲伸於是指河中之舟示軍中之人曰吾與君子誓雪前恥負則入黃泉之下勝則入青雲之裏吹噓而霜露變叱咤而風塵弭雖無此舟誰無此舟爾否則骸骨為異鄉之土嵬嵬為鄰國之鬼雖有此舟誰有此舟矣乃命焚之夫其火與木相守水與火相煎烘大川燃長壖龍吼乎沸潭魚喝乎湯泉舳艫化而為炭檝棹颺而為烟水聲與軍聲合旁括于地火氣與兵氣鬬上衝

于天是以天為我赫怒焉地為我震業焉林木為我枯死焉山陵為我崩騫焉千里而高鳥不過四遐而猛獸莫前況於人乎況於國乎於是晉君臣聞之心攢百箭背負芒刺形神無主手足若墜曰秦師德之修誠之至天將啟吾將避閉城郭而不出潛鋒鋩以自備以五廟苟存為幸以萬人苟免為智豈敢護其山河而虞其土地于時晉實之主反為客秦實之客反為主不戰而勝不攻而取掠地於大河之北封尸於崤陵之下既而鬼

雪前恥人解厚顏四顧清野橫行而旋譟聲破晉山喜
氣塞秦關曹沫復魯之勲自居其下范蠡平吳之力莫
厠其間此役也見孟明之臨事暫否終泰圖之大也見
子桑之舉人遺麤得精鑒之明也見秦伯之用賢責功
捨過道之在也臣事君不必自致藉主司之公君使臣
不必自得藉主司之忠由是觀秦伯之有子桑猶耳目
之在躬以其視視一國之明以其聽聽一國之聰自可
以翊天子還淳風名與三五比崇身與二八爭功成強

秦霸西戎不亦宜乎明明我后渴賢固久懸無私之鏡以照六合持無私之衡以秤九有掇竒拾異葑菲盡取若有一人近忠貞含文章悔已往之無成謀大來於此行出蜀郡題橋以見志入凾關棄繻以示誠寧作焚舟而死不為弃甲而生投君於子桑自比於孟明君謂如之何言之不可已頌之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是知焚舟之役非孟明之力乃子桑之力也



唐文粹卷四

唐文粹卷五

宋 姚鉉 編

古賦戊 一首

海潮賦 并序及進賦狀

盧肇

夫潮之生因乎日也其盈其虛繫乎月也古君子所未究之將為之辭猶憚夫有所未通者故先序以盡之肇始窺堯典見歷象日月以定四時乃知聖人之心盖行乎渾天矣渾天之法著陰陽之運不差陰陽之運不差

萬物之理皆得萬物之理皆得其海潮之出入欲不盡著將安適乎近代言潮者皆驗其及時而絶過朔乃興月弦乃小羸月望乃大至以為水為陰類牽於月而高下隨之也遂為濤志定其朝夕以為萬古之式莫之逾也殊不知月之與海同物也物之同能相激乎易曰天地暌而其事同也男女暌而其志通也夫物之形相暌而後震動焉生植焉譬猶烹飪置水盈鼎而不爨之欲望膳羞之孰成五味之美其可得乎潮亦然也天之行

健晝夜復焉曰傅于天天右旋入海而日隨之日之至也水其可以附之乎故因其灼激而退焉退於彼盈於此則潮之往來不足怪也其小大之期則制之於月大小不常必有遲有速故盈虧之勢與月同體何以然日月合朔之際則潮殆微絶以其至隂之物迺於至陽是以陽之威不得肆焉隂之輝不得明焉隂陽敵故無進無退無進無退乃適平焉是以月之與潮皆隱乎晦此潮生之實驗也其朒其朓則潮亦隨之乃知日激水而

潮生月離日而潮大斯不刋之理也古之人或以日如平地執燭遠則不見何甚謬乎夫日之入海其必然之理乎且自朔之後月入不盡晝常見焉以至於望自望之後月出不盡晝常見焉以至於晦見於晝者未甞有光必待日入於海隔以映之受光多少隨日遠近近則光少遠則光多至近則甚虧至遠則大滿此理又足證夫日至于海水退于潮尤較然也肇適得其㫖以潮之理未始著於經籍間以類言之猶乾坤立則易行乎其

中易行乎其中則物有象焉物有象而後有辭此聖人之教也肇觀乎日月之運乃識海潮之道識海潮之道亦欲推潮之象得其象亦欲爲之辭非敢衒於學者盖欲請示千萬祀知聖代有苦心之士如肇者焉賦曰

開圓靈於混沌包四極以永貞立天之道謂日也艴至陽之元精作寒暑與晦明截穹崇以高步涉浩漾而下征迴龜鳥於兩至冬至日在南斗玄武之體故云龜夏至日在東井朱雀之體故云鳥也曽不愆乎度程其出也天光來而氣曙其入也海水退而潮生

何古人之守惑謂兹濤之不測安有夫𡌴泉之鄉沃焦之域棲悲谷以成暝浴濛汜而改色巨鰌隱見以作規介人呼吸而為式陽侯玩威於鬼工伍胥洩怒乎忠力是以納人於聾昧遺羞乎後代曽未知海潮之生兮自日而太陰裁其小大也今將考之以不惑之理著之於不刋之辭陳其本則晝夜之運可見其影響言其徵則朔望之候不爽乎毫釐豈不謂乎有耳目之疾而爗將判乎神醫者也粤若太極分陰分陽陽為日故節之以

分至啟閉陰為水故霏之以雨露雪霜雖至賾而可見雖至大而可量豈謂居其中而不察乎渺漠亡其外而不考其茫洋者哉故水者陰之母日者陽之祖陽不下而昏曉之望不得成陰不升而雲雨之施不得覩因上下之交泰識洪濤之所鼓胡為乎歷象取其枝葉而迷其本根也策其消滴而喪其泉源也諸家不言海潮之由也於是欲抉其所迷而論之採其所長而存之光乎廓乎汨磅礴乎差瀴溟之無際曷鴻濛而可以盡度乎乃知夫言

潮之初心遊六虛索蜿蜒乎乾龍駕轇轕乎坤輿知六合之外洪波無所洩但隨二至升降而已識四海之内至精有所儲元氣常運萬物自成不然何以使百川赴之而不溢萬古揆之而靡餘也是乃察乎濤之所由生也駭乎哉彼其為廣也視之而盪盪矣彼其為壯也欲乎其沆沆矣其增其羸其難為狀矣當夫巨浸所稽視無巔倪洶湧澒洞窮東極西浮厚地也謂地浮於水天在水外也體定半圓天而勢齊謂陰陽上下各一半也謂無物可以激其至大故有識而皆迷及其

碧落右轉陽精西入始作潮也抗雄威之獨燥卻衆柔之繁濕高浪瀑以旁飛駭水洶而外集霏細碎以霧散屹奔騰以山立巨泡丘浮而迭起飛沫電㷕以驚急且其日之為體也若熾堅金圓徑千里周髀法曰日徑千里周三千里土石去之稍邇而必焚魚龍就之雖遠而皆靡何海水之能逼而不澎濞沸渭以四起故其所以淩鑠其所以薄激者莫不隗落焯爍如爨巨鑊爮兮不可探乎荒荒之內呀焉若天地之有齦齶其始也漏光迸射虹截寓縣拂長

庚而尚隱帶餘霞而未殄其漸没豹虎菌反兮若后羿之時平林載馳驅貙虎與兕象懾千熊及萬羆呀偃蹇而矍鑠忽劃磔而齹此何反䶩意其反齒露不齊之皃其少進也若兆人繽紛填城溢郭蹄相蹂蹙轂相摩錯闐闠澶漫淩强侮弱倏皇輿之前蹕孰不奔走而揮霍及其勢之將極也㳫兮若牧野之師昆陽之衆定足不得駭然來奔騰千壓萬蹴搏沸亂雄稜後閡懦勢前判懾仁兵而自僵倏谷呀而巇斷此者皆海濤遇日之形聞者可以識其

畔岸也賦未畢有知玄先生諷之曰斯義也古人未言吾將輝乎文墨之場以貽永久爲天下稱揚爰有博聞之士駭潮之義始盱衡而抵掌俄顉（虛禁反）齘（虛介反）而愕眙擘衣下席蹈足掀臂將欲致詰領畫天地久之而乃謂先生曰伊潮之源先賢未言枚乘循涯而止記其極木華指近而未考其根焉有末學後塵遽荒唐而敢論先生矍然而疑乃因其後推車捧席執腒（音渠乾雉也儀禮士相見春夏用腒秋冬用雉）伺顏言之少間請見徵之所如客乃曰人所

不知而不言不謂之訥人所未識而不道不謂之愚彼亦何敢擅談天之美斡究地之㸦揞溢渀之難悟欲蠱聽於羣儒令將盡索乎彼潮之至理何得與日月而相符且大章所步大章禹臣禹使步量地理者也東西有極容成叩玄陰陽已測容成黄帝臣帝遣造歷日陽秀受乎江政玄冥佐乎水德莫不窮海運稽日域及周公之為政也則土圭致晷謂量日影千里而差一寸也周髀作則即勾股筭法周人以髀為勾以股為用以筭乃知日之遠近也裨竈窮情乎天象裨竈鄭大夫善知天文者子雲賛數於幽默揚雄作太玄經

分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以定陰陽之數者也張衡考動以鑄儀謂地動儀淳風述時而建式謂作乙巳占以儀立式以定星辰也彼皆凝神於經緯之間極思乎圓方之壺胡不立一辭於茲潮以明乎繫日之根本也先生苟奇之胡不思之先生將寶之胡不考之自此已下發十四問苟由日升當若準若繩何春夏差小其一問而秋冬勃興其二問其逾朔也當少進何遽激而斗增其三問月二日潮便大也其過望也當少退何積日而憑凌其四問十八日潮勢何故更大也晝何常微其五問晝潮皆小也夜何常大其六問潮比晝勢較大海人知之

何錢塘洶然以獨起殊百川之進退其七問何仲秋忽爾而自興異三時之滂霈其八問日之赫焉猶火之烈火至水中其威乃絶入洪溟以深漬何日光而不滅其九問潮之往來既云因日日唯一沈潮何再出其十問萬流之多匪江匪河發自畎澮往成天波終古不極盡沈四國何成彼潮而小大一式其十一問為潮之外水歸何域十二問又云水實浮地在海之心日潛其下而逢彼太陰且其土厚石重山峻川深投塊置水靡有不沈豈同其芥葉而

泛以蹄涔繄坱圠之至大何水力之能任問十三吾聞之天地噫音隘氣有吸有呼晝夜成候潮乃不踰其十四問豈由日月之所運作誇誕以相誣者哉先生閲賦之初深通厥旨及聞客論听然啟齒於是謂客徐坐善聽厥辭盖聞南越無頒冰之禮鄭人有市璞之嗤常桎梏於獨見終沈溺於羣疑既别白而不悟爰提耳而告之然事有至理無爭無勝猶權衡之在懸審錙銖而必應稽海潮之奥旨諒余心之足證當為子窮幽而洞冥豈止於揆

物而稱哉答第一問夫日北而燠陽生於復☳☷震下坤上復將論日之升降陰陽之大體故假周易復姤二卦以明之也離南斗而景長冬至後日漸近北故晝漸長日進一度故也

逦中都而夜促當是時也氣蒸川源潤歸草木既作雲而洩雨乃襄陵而溢谷魚龍發坼於胎卵鳥獸含滋於孕育且水生之數一而得土之數六不測者雖能作於溟渤苟窮之當無羨於升掬其散也為萬物之腴其聚也歸四海之腹歸則視之而有餘散則察之而不足春夏當氣散之時故潮差而小也答第二問及其日南

而涼陰生於姤☰☰☴巽下乾上姤 退東井而延夕夏至後日漸近南故夜長也
遠神州而減晝當是時也草木辭榮風霜入候水泉閉而上涸滋液歸而下湊瘁萬物以如燖空大澤而若漏縮於此者盈於彼信吾理之非謬秋冬當氣聚之時故潮差而大也荅第三問 兩曜之形大小唯敵既當朔以制威陽雖盛而難迫其離若爭其合如擊始交綏而並鬬合朔之次非無物喻之故比乎交綏也 終摩壘而先釋月行疾合朔乃過故比乎摩壘也
日沮其雄水凝其液既冒威於一朝信畜怒乎再夕且

潮之所恃者月趣陰類也所畏者日避陽威也月違日以漸遥水畏威而乃溢亦猶羣后納職來造王門獲命以出望宁而奔引百寮而盡退何一跡之敢存此潮象之所以至二日而斗增也荅第四問黄道所遵遐邇已均肆極陽而不礙故積水而皆振自朔而退哉生魄之後左行漸遠於日也退為順式自望而進自望之後在日之右漸逼於日也進為干德稍稍近日若伊來干犯之也坎精之既全將就晦而見逼勢由望而積壯故信宿而乃極此潮之所以後望二日而方盛也荅第五并第六問自曉

至昏潮終復始陽光一潛水復迸起復來中州逾八萬里周天法一面去日出入八萬里其勢涵澹無物能弭周天法一面去日八萬一千一百九十九里分晝於戌作夜於子子前為早潮子後為晚潮一云戌前為早潮亥後為晚潮有奇也子之前日下而陰滋子之後日上而陽隨滋於陰者故鑠之於水而不能甚振隨於陽者故迫之為潮而莫肯少衰此潮所以夜大而晝稍微也答第七問嘗信彼東遊亦聞其揆賦之者究物理盡人謀水無遠而不識地無大而不搜觀古者立名而可驗何天之造物而難籌且

浙者折也盖取其潮出海屈折而倒流也夫其地形也則右蟠吳而大江覃其腹左挾越而巨澤灌其喉獨茲水也夾羣山而遠入射一帶而中投夫潮以平來百川皆就浙入既深激而為鬬此一覽而可知又何索於詳究答第八問羣陰既歸水與天違當宵分之際謂八月也避至烈之輝因圓光之既對引大海以羣飛太玄經云海中飛羣夫秋之中而陰盛亦猶春之半而陽肥事茍稽於已著理必辨於猶微故濤生於八月之望者尤岌岌而巍巍也答第九問

萬物之中分日之熱（謂三才之中各有火也）叩琢鑽研其火乃烈吹煙得焰傳薪就爇附於堅則難銷焚於槁則易絕所依無定遇水乃滅太陽之精火非其匹至感無焰至精有質入四海而水不敢濡照八紘而物莫能屈就之者咸得其光輝仰之者不知其何物其體若是豈比夫寒灰死炭遇濕而同漂汩哉（荅第十問）方輿之下陽祖所迴歷亥子而右感逾丑寅而左來右激之遠兮遠為朝左激之遠兮遠為夕既因月而大小成亦隨時而前後隔此

日之所以一沈而潮之所以兩析也答第十一問天地一氣也陰陽一致也其虛其盈隨日之經界寒暑之二道將無差於萬齡故小大可法而乾坤永寧也答第十二問若夫雲者雨者風者霧者為雪為霜者為雹為露者雷之所鼓者龍之所起者羣生之所賦者萬物之所附者彼皆與日而推移所以就其衰而成其茂也然後九圍無餘而萬流為之長輔談未竟客又勑而言曰若乃寒暑定而風雨均也吾聞之洪範云豫常燠急常寒狂乃陰雨

為沴僭則陽氣來干犯日月之躔一定又何遠於王政之大端彼有後問姑紓前言夫三才者其德之必同天以陽為主地以陰為宗叅二儀之道在一人之躬一人行之三才皆協德順時則雨霽均行逾常則凶荒接僭慢所以犯陽德也故暴虐莫之哀狂急所以犯陰德也故離畢為之災此則為政之所致非可以常度而剸裁也客曰唯其餘如何復從而解之曰

答第十三問　惟坤與乾

余常究焉清者浮於上濁者積於淵濁以載物為德清

以不極為玄載物者以積鹵負其大（鹵鹹水也所以能浮厚地也）不極者以上規蓂其圓（北辰不動謂之上規也）故知鹵不積則其地不能載玄不運則其氣無以宣夫如是山嶽雖大地載之而不知其重華夷雖廣鹵承之而不知其然也氣之輕者其升乃高故積雲如嶽不駐鴻毛輕而清也而物莫能勞及其干霄勢窮霏然下墜（謂為雨者也）隨坳壑而虛受任畎澮之疏瀆著則重也故舟檝可以浮寄至夫離九天堙九地作重陰之膠固自堅冰以馴致固可以乘

鴻溟以自安受萬有而不圯者也聽茲言較茲道定一陽之所宗何衆理之難考且合昏知暮而翰音司晨安有懷五常之美預率土之濵茍無諒乎此旨亦何足齒於吾人

答第十四問

子以天地之中元氣噫音億嚱為夕為朝且登且没泛辭波而甚雄處童蒙而未發孰觀地喙乎深泉之涯孰指天吭乎巨海之窟既無究於茲源寧有因其呼吸而騰勃者哉客謝曰辭既已矣欲入壺奥顧申一問先生幸以所聞教之嘗居海裔覩潮之勢或久

往而方來或合沓而相際昌舛互之若斯今幸揹乎所制先生撰屨旁眪亦窮其變吾因訊夫墨客當大索其所見彼亦告於余曰日往月來氣迴天轉其激也大則體盛而相踈其作也小則勢接而相踐惟體勢之可准故合沓而有羡其何怪焉客乃跽軀斂色交袂而辭彼圓玄方賾古惑今疑歎載籍之不具恨象數之尚遺方盡迷於閫域非先生親得於學者而孰肯論之於是乎若卯判鷇生鼓擊聲隨雷電至而幽蟄起蛟龍升而雲

雨滋形開夢去醒至醒離既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乃避席而稱詩爲賀演知玄先生之辭辭曰

噫哉古人迷潮源兮刋編蠹翰曽未言兮羅虚列怪無藩垣兮名儒幽討理可尊兮高駕日域窺天門兮濤疑一釋永立言兮若和與扁袪吾惛兮昔之論者何其繁兮意摩心揣秪爲讙兮陰陽數定水長存兮進退與日遊混元兮一升一降兮寒暑成下凝濁兮上浮清隨盈任縮兮浮四溟釜鬲蒸爨兮擬厥形顒揚此辭兮顯爲

經髙誇百氏兮貽億齡先生曰彼能賦之子能演之非文鋒之破鏑何以解乎群疑客乃䤈然自得油然而退也

海潮賦後序

夫以璿樞顯視周四七而成文玉琯潛聆載十二而分統肇有憑翼生乎象先雖迷放屬之源終識躔躔之數是以迎推洞乎三合分至貞乎四禽既測洪荒瞭分清濁於是九圍所沓必揆於靈臺萬古無差可徵於幽賛

且彤車白馬先命羲和紫極黃龍次分甘石雖東流不
溢天問猶疑而北戶承陽地維何隱稽夫儒氏之業也
莫不咸思蟻轉盡愧雞如安可命曰三靈或迷其二大
愚以始聞方數則揆玄黃亦嘗以犬賣酬嘲敢云早惠
既不用蛉䗥習戲自鄙童心及竊譽思中拘塵長者執
經堂奥避席嚴師自悟牖間娓非胡廣頻依廡下虛感
伯通而日月居諸榆棿屢改管窺之心妄切瞽史之學
難修而又爛額焦頭方思馬禍捉襟見肘久困牛衣颯

垂領以若鷩顧生髀而增歎信天人之際難可究思考經緯之文固有宗吉竊以海潮之事代或迷之今於賦中盡抉疑滯輙依洛下閎張平子何承天等以渾天為法水與地居其半日月繞乎其下以證夫激而成潮之理并納華夷郡國環以二十八宿黄道所交及立北極為上規南極為下規以正乎日月之所由升降其理昭然可辨謂之潮圖施諸粉繢庶將無闕緘縢囊之已久撫魚網而多慙敢避識者之譏固受不知之罪云耳

日至海成潮入圖法

八月之望日在翼軫之間此時潮最大今立此望之夕日入初於時在戌見潮初生之候

渾天載地及水法

地浮於水天在水外天道右轉七政左旋日入則晩潮激於左日出則早潮激於右潮之小大則隨於月月近則小月遠則大

右此賦中具論之矣

新定海潮集解渾天古今正法圖自古說天有六一曰渾天張衡所述二曰盖天周髀以為法三曰宣夜無師法四曰安天虞喜作五曰昕天姚信作六曰穹天虞聳作自盖天已下並好奇徇異之說非至說也先儒亦不重其術也

右今撰賦及圖定取渾天為法其增立渾天之術自張平子始言天地狀如雞子天包於地周旋無端其形渾渾故曰渾天也

渾天法

晉葛洪謂天形如雞子地如雞子之黄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半覆地上半繞地下二十八宿半隱半見宋何承天云廼觀渾儀研求天意乃悟天形正圓水居其半中高外卑水周其下梁祖暅云渾天之形内圓如彈丸其半出地上半隱地下

右今撰圖正用此法但諸家能言天形而未知日之激水而成潮也又按周易離為日坤為地日出地上於卦在晉䷢日入地下卦為明夷䷣乾為天坎為水天右旋

入水為夕則天在水下於卦為需䷄天左旋昇出為朝於卦在訟䷅又離為日坎為水日出水上卦為未濟䷿濟之言渉也日出東而末西渉水此其象也日入水下卦為既濟䷾言日右隨天入已渉于海則周易之象其事較然

右今撰潮圖探於周易合乎渾天推於爻象故賦指復姤二卦以定陰陽

言不及渾天而乖誕者凡五家莊子逍遥篇玄中記王仲

任論衡言日不入地　山經釋氏言四天乙巳占具解訖

右並無證驗不可究尋王仲任徒肆談天失之極遠桓君山攻之已破此不復云莊生則假物為喻以論真宗而學者多誤故列之為難信之首玄中山經一無可取釋氏俱舍乃自立心法非可以表測而度量也又按吳王蕃法云余因周禮鄭衆鄭玄之言用勾股之術以求天之里數夏至之日以八尺之表求晷於陽城表南得影一尺五寸南至日南下無影則日南去陽城一萬五

千里立八十而旁十五則曰高八萬里日南邪去以勾股法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有竒盖天頂至地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有竒即天徑之數也以周徑之法乘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有竒即周天之數也右肇始學渾天法於度支推官監察御史太原王軒軒以王蕃之術授焉自後因演而成圖既知夫天地之薄厚則日月之行寒暑之候皆由自得之遂用覃思臣溟稽萬流之昇降果見潮生之候

由是博考羣言以證遇晦而自得之旨無所疑焉

渾儀之制渾儀法肇得自虞舜以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鄭康成云其轉運者為璣其止息者為衡皆玉為之七政者日月五星也則渾儀之本法晉侍中劉智云顓頊造渾儀黄帝為蓋天則此二器皆古聖王之制作也但學者失其用耳說者乃云始自張衡今考其事張乃巧述其法而揆之非始造者也虞喜又云洛下閎為漢武帝於地中轉渾天定時修太初歴又知此術在張平子

前也後漢左中郎將賈逵以永元十五年造黄道渾儀張衡以延熹七年更造銅儀以四分為度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伺者閉户而唱以告司天者云璇璣所加某星已中某星今没皆如合符契其後吴王蕃修之如陸績及後魏太史令晁崇隋河間劉焯皆修渾儀之法李淳風因為遊儀盖與靈憲同也

右以物象天謂之渾儀則日月四海在渾儀之内日月盈縮之度可察而獨迷潮水生來之候豈古人未之思

乎肇秖於此術究而得之不爲怪誕無據之說猶恐時之學者尚有所疑故以著之

進海潮賦狀

朝散大夫持節歙州諸軍事守歙州刺史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盧肇謹進上海潮賦一首

右臣伏聞神農立極先定乾坤軒后統天始弘歷象盖以大聖有作而大法乃明必自臣子之所爲克成君父之至德只如陳韶奏夏允諧聖帝之音而伐鼓鏗鐘元

在工人之手業雖成於微賤事乃表於皇王臣今所陳竊用此道伏惟睿文明聖孝德皇帝陛下德邁伊嬀道包覆載垂衣而九有無外執契而萬國來庭日月貞明天地交泰珍圖瑞物允膺得一之符伯益臯繇共佐千年之聖臣實陋賤亦忝方州而微臣始自知書志在稽古或觀天地之道得於經史之間既察置圭亦聞測管究黃鍾於玉律窺碧落於璿樞伏念司馬遷則書載天官張平子則儀鈞地動臣仰遵前哲輒揆圓虛偶識海

潮深符易象理皆摭實事盡揣摩既當鳳紀之朝願陳

蠡測之見臣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又聞天垂象而

六合成道生一而三才具皆由日月運乎陰陽是謂神

明分乎晝夜伏知此道盡在陛下睿鑒之中故不俟微

臣因此别白然自古以來莫不以地厚難測日既入而

人不見其行海大無涯潮潛生而人不知其候上古聖

人則之於八卦學者演之成六家而有講論未明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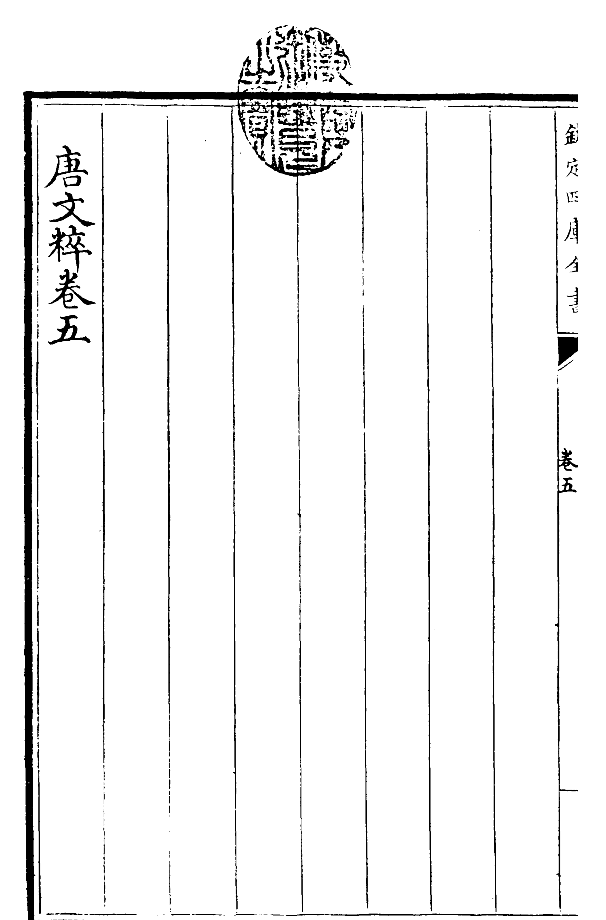
不啚天垂大法假乎微臣獲在聖朝彰此愚見臣門地

衰薄生長江湖志在為儒弱不好弄研求近代寒苦莫甚於斯臣伏念為業之初家空四壁夜無脂燭則爇薪蘇曉恨頑冥亦甞懸刺在名場則寂為孤立於多士則時賢獨知累竊皇恩遽變白屋臣於㑹昌三年應進士舉故山南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起擢臣為進士狀頭筮仕之初故鄂岳節度使盧商自中書出鎮辟臣為從事自後故江陵節度使贈太尉裴休故太原節度使贈左僕射盧簡求皆將相重臣知臣苦心謂臣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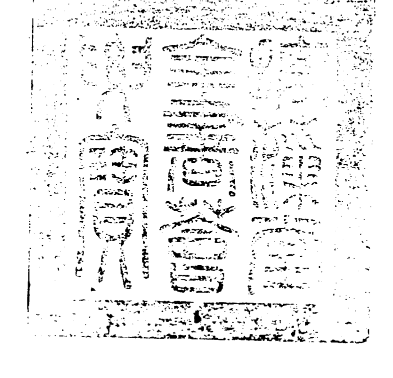
立全無親黨不自吹嘘悉賞微才奏署門吏臣前年二
月蒙恩自潼關防禦判官除秘書省著作郎其年八月
又蒙恩除倉部員外郎充集賢院直學士去年五月又
蒙恩除歙州刺史臣謹行陛下法令常懼愆違理郡周
星未有政績潛被百姓詣闕以臣粗能緝理求欲留臣
奉七月二十二日勑又蒙聖恩賜臣金紫臣素無强近
之援不異草澤之人忽荷寵光及此叨忝臣不以平生
志業上奏於宸慈實懼犬馬之微忽先於溝壑則臣積

年無所闡揚非唯自負片心實亦上辜聖代是敢竊以
所撰前件潮賦幷圖進上臣為此賦以二十餘年前後
詳叅實符象數願以潢汙之水輒赴溟渤之流而彫蟲
所為刻鵠難肖塵冐天聽罪當鼎鑊令差軍事押衙盧
師泊隨狀奉進上黷宸嚴敢期睿覽臣肇無任惶懼戰
越屏營之至謹録奏以聞伏俟誅責
勑盧肇文學優贍時輩所推窮測海潮出於獨見徵引
有據圖象甚明足成一家之言以祛千載之惑其賦宜

宣付史館



唐文粹卷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　槐

謄録監生臣李惪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唐文粹卷六至八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唐文粹卷六　　宋 姚鉉 編

古賦巳 揔一十首

名山二

華山賦 楊敬之

霍山賦 皮日休

華卉草木八

牡丹賦 舒元輿

長樂花賦蘇頲

桃花賦皮日休

秋蓮賦宋之問

荔枝賦張九齡

瑞橘賦李德裕

伐櫻桃樹賦蕭頴士

杞菊賦陸龜蒙

華山賦　　楊敬之

嶽之初成二儀氣凝其間小積焉為丘大積焉為山山之大者為嶽其數五余尸其一焉嶽之尊燭日月居乾坤諸山並馳附麗其根渾渾河流從南而來自北而奔姑射九嵕荆巫梁岷道之云遠兮徒遥而賔嶽之形物類不可階其上無齊其傍無依舉之千仞不為崇抑之千仞不為卑天雨初霽三峯相差虹蜺出其中來飲河湄特立無朋似乎賢人守位北面而為臣望之如雲就之如天仰不見其巔肅阿芉芉蟠五百里當諸侯田嶽

之作鬼神反覆蛟龍不敢伏若歲大旱鞭之朴之走之馳之甘雨瀾漫百川東逝千里而散噫氣蹶然怒乎巖幽漸于人間其聲瀏瀏嶽之殊巧既不可窮見乎中天泽泽而掌峨峨而蓮起者似人伏者似獸坳者似池洼者似臼敧者似弁呀者似口突者似距翼者似抱文乎文質乎質動乎動息乎息鳴乎鳴默乎默上上下下千品萬類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其乃繕人事余安得畢議令作帝耳目相其聰明下矚九州在宥羣生初大易時

其人俞俞其主人者始乎容成卒乎神農中間數十君姓氏可稱其徒以飲食爲事未有仁義時哉時哉又曷足莅是後敬乎天成乎人者必闗其心假其神與之齡降其仁故軒轅有盛德蚩尤爲賊生物不遂軒轅用力大事不可獨治降以后牧三人有心烈火就撲其子之子其孫之孫咸明且仁雖德之衰物亦處宜縣夏以降湯發仁以王癸受暴以亡甲戌靖劉不敢有加惟道其常享國遂長天事著矣莫見乎高而謂乎茫茫余受帝

命億有萬歲而不敢怠遑臣賛之曰若此古矣祖矣大矣廣矣富矣庶矣駭矣怖矣上古之事粗知之矣而臣之言又聞之矣然起居於上宮室於上如此之久矣其所見何如也曰見若咫尺田千畆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醯雞往來周東西矣蠛蠓紛紛秦速亡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纍纍蒯栗祖龍藏矣其下千載改更興壞悲愁辛苦循其上矣臣又聞

曰古有封禪今讀書者云得其傳云失其傳言語紛綸於神何如也曰若知之乎聞聖人撫天下哀天下既信於天下則因山嶽而質于天不敢多物若秦政漢徹則牽肉以奉祭祀圖福其身則廟祠相望壇墠迆邐威氣臭夸金玉取薪以燔積灰如封天下怠矣然慊慊不足秦由是替漢由是弱明天子得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廟堂之上垂衣裳而已其於封禪存可也亡可也

霍山賦 并序

皮日休

臣曰休以文為命士所至州縣山川未嘗不求其風謡以頌其文幸上發輶軒使得採以聞六年至壽之騈邑曰霍山山故嶽也邑贅于阯至之二日離邑一舍望乎嶽將頌之文也及見之則目乎虩手乎彈心乎竦神乎眘始欲狂其文寫其狀如丹青之不差也頌其風文其謡如金石之永播也既而其精怯然摶敵躁然械囚紛然棼絲悦然墮空浩然涉溟幽然久疢則知才智之劣如耄而加疾將杖而奔者於戲霍山之靈哉霍山之靈

哉將闕於神而愚之邪抑有所達而託之邪其辰既浹其精忽渝怯然而勝躁然而適紛然而靜悅然而安浩然而濟幽然而愈如壯而能決將陣而能敵者於是狂其文寫其狀辭曰

太始之氣有清有濁結濁為山峻清為嶽其山厥臣其嶽惟君惟南之鎮曰霍為尊嶽之大與地角壯與天勍勢荆豫華嵩青沂兖岱如垤而秀如塊而鋭嶽之高千仞萬仞蒼蒼茫茫日月相避其光望之數百里外為天

棟梁嶽之尊端然御極竦然正位靜然而聽凝然而視其體當中如君之毅其屬者如駢其拇如枝其指若畢其儀若肅其位嶽之氣其秀為春其清若秋其翠如雲雲不能麗其色如煙煙不能鮮若雨收氣奐丹青滿天嶽之靈其神不眹其報如響若雨用溪嶽能廓之若歲用旱嶽能澤之嶽之德生之育之煦之和之開蘤音為染卉淒淒迷迷藻繢數百里嶽之形有雲鶱鶱其勃如怒有泉烈烈其來如決叱豐隆奔列缺轟然霹靂天地俱

裂嶽之異狀其勢如危或不可支若不可維或仰而呀有如吮空或俯而拔有如攫地其曉而東有如貫日其暮而西有如孕月有水而脉有石而骨有洞而腹有嶆而節或銳而矚或斷而截或迴而馳或低而折其經之怪之祥之詭之千種萬類緊不可得而詳記因神狂不能自主殆而寐夢一人絳衣朱冕怪貌𩲡形曰余祝融之相也夫霍山君之故治也爾賦之誠形矣勝矣怪矣典矣然義有不備帝俾余莅夫古有五嶽霍居其一所

以五嶽相邇者唐虞之帝五載一巡狩一載而徧上以覲侯下以存民侯有治者陟不治者黜民有冤者平窮者濟洎唐虞已降皆燔柴于霍我帝用饗其禮至周旦冊而命我與諸嶽星列中國自漢之後乃易我號而歸于衡故祝融遷都命余守霍今聖天子越唐邁虞而廢巡罷狩余之封内有可陟可黜可平可濟者是聖天子無由知之爾能以文請執事之達者易衡之號以歸於我請天子復唐虞黜陟之義故爾之將賦余閉遏爾懷

而不爾文帝曰有銜既遠有狩必勞惟霍之邇斯號可復賦者有能言胡不俾帝命余錫爾文爾無忘也臣曰請惟神命既覺而書嗚呼異哉

牡丹賦 并序

舒元輿

蓋遁乎深山自幽而芳不為貴者所知花則何遇焉天后之鄉西河也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異天后歎上苑之有闕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國牡丹日月寖盛今則自禁闥洎官署外延士庶之家瀰漫如四瀆之流不知其

止息之地每暮春之月遨遊之士亦上國繁華之一事也近代文士為歌詩以詠其形容未有能賦之者余獨賦之以極其美或曰子常以丈夫功業自持今則肆情於一花無乃猶有兒女之心乎余應之曰吾子獨不見張荆州之為人乎斯人信丈夫也然吾覩其文集之首有荔枝賦焉荔枝信美矣然亦不出一果所與牡丹何異哉但問其所賦之旨何如吾賦牡丹何傷焉或者不能對余遂賦以示之

圓玄瑞精有星而景有雲而卿其光下垂遇物流形草木得之發為紅英英之甚紅鍾乎牡丹拔類邁倫國香欺蘭我研物情次第而觀暮春氣極緑苞如珠清露宵偃韶光曉驅動蕩支節如解凝結百脉融暢氣不可遏兀然盛怒如將憤洩淑色披開照曜酷烈美膚膩體萬狀皆絶赤者如日白者如月淡者如赭殷者如血向者如迎背者如訣拆者如語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悦褭者如舞側者如跌亞者如醉曲者如折密者如織

踈者如缺鮮者如滙慘者如别初朧朧而下上次鱗鱗而重疊錦衾相覆繡帳連接晴籠晝薰宿露宵裛或灼灼騰秀或亭亭露竒或颭然如招或儼然如思或帶風如吟或泣露如悲或垂然如縋或爛然如披或迎日擁砌或照影臨池或山雞已馴或威鳳將飛其態萬萬胡可立辨不窺天府孰得而見乍疑孫武來此教戰其戰謂何摇摇纎柯玉欄風滿流霞成波歴階重臺萬朶千窠西子南威洛神湘娥或倚或扶朱顔色酡角衒紅釭

爭蟳翠蛾灼灼夭夭透透迤迤漢宮三千豔列星河我見其少孰云其多弄彩呈妍壓景騈肩席發銀燭爐昇絳煙洞府真人會于群仙晶熒往來金缸列錢凝睇相看曽不晤言未及行雨先驚旱蓮公室侯家列之如麻咳唾萬金買此繁華遑恤終日一言相誇列幄庭中步障開霞曲廡重梁松篁交加如貯深閨似隔牕紗髣髴息嫣依俙館娃我來覵之如乗仙槎脉脉不語遅遅日斜九衢遊人駿馬香車有酒如澠萬坐笙歌一醉是競

孰知其他我案花品此華第一脫落羣類獨占春日其大盈尺其香滿室葉如翠羽擁抱比櫛蕊如金屑粧飾淑質玫瑰羞死芍藥自失夭桃斂跡穠李慙出躑躅宵潰木蘭潛逸朱槿灰心紫薇屈膝皆讓其先敢懷憤嫉煥乎美乎后土之產物也使其華之如此而偉乎何前代寂寞而不聞今則昌然而大來曷草木之命亦有時而塞亦有時而開吾欲問汝曷為而生哉汝且不言徒留訢以徘徊

長樂花賦并序

蘇頲

蜀太守庭際有紫華草秋中始繁英露洗冬早尚直本霜封蕪雜大同於衆卉盛衰小異於羣物余訝而未識吏或告余曰此長虞所賦蜀長樂花也故心暗賞焉因口授書吏遂墨而成作恨不見古人所為得髣髴其言爾

夫長者以短長之形度其長則至美夫樂者以哀樂之類同其樂則至喜長也樂也吾安得而聞之嘉纖植之

並用偉令名兮在茲徒見其豐族茉尊高標璀璨莖丹外而縞中葉縹分以紅貫綴緑頴之重疊索紫莛之爛漫迫而象之君子其常或微或章聳危冠兮纓若綬黙退靜其何望遠以意之佳人欲翔炫炫煌煌重羅綺兮撲瑶翠蹇來思而未嘗匪以幽兮自直匪以直兮自藏匪以晚兮自耀匪以耀兮自強文濁露之均灑庇清舒之泛光本無嫵於散地甘有寓於殊方然則太液初滿上林新霽芊茸灼爍萬品千計搖瑞色而涵芝雜奇葩

而轉蕙孰與夫玉堂金閤之徧賞白日青春之特麗歲
不與兮時向闌風蕭蕭兮夜漫漫賔遠鴻於沙塞叫離
鶴於江干君曾不見三月華矣盡林間之槁木千霜殞
矣亦庭下之枯蘭懿此常度凌於旱寒假春期而不彩
雖秋令而不殘衝雨霰之飛薄任雲山之險難芳弗珍
於靃靡節恒慕於檀欒吾則知樹背之奚託傾心之可
安如後凋之是貴罔獨立其誰覲文學掾起而為辭曰
白露瀼瀼何草不黃紫華灼灼生君之堂彼不伐兮秋

自翳時或珍兮君是惠彤庭赫兮朱草駢交屈軼兮友賓連伊椿荓而荒此君曷為而賦㫋

桃花賦 并序　　皮日休

余常慕宋廣平之為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腸與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然覩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豔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為人也後蘇相公味道得而稱之廣平之名遂振嗚呼夫廣平文才未為是賦則蘇公果暇知其人哉將廣平困於窮阨於蹭然後强為是

文邪日休於文尚矣狀花卉體風物非有所諷輒抑而不發因感廣平之所作復為桃花賦其辭曰

伊祁氏之作春也有豔外之豔華中之華衆木不得融為桃花厥花伊何其美實多臺隸衆芳緣飾陽和開破嫩蕚壓低柔柯其色則不淡不深若素練輕茜玉顏半酡若夫美景妍時春含曉滋密如不幹繁若無枝妌妌婉婉夭夭怡怡或俛者若想或閒者如癡或向者若步或倚者如疲或溫黁而可薰或婑媠而莫持或幽柔而

旁午或撦治而倒披或翹矣如望或凝然若思或奕偞悲近榆錢兮粃翠靨映楊柳兮蟫愁眉輕紅拖裳動則音葉以作態或窈窕而騁姿日將明兮似喜天將慘兮若褭香宛若鄭袖初見楚王夜景皎絜閧胡弄切然秀發又若常娥欲奔明月蝶散蜂寂當閨脉脉又若妲巳未聞裂帛或開故楚豔豔春曙又若息嬀含情不語或臨金塘或交綺井又若西子浣紗見影玉露厭浥妖紅墜濕又若驪姬將譖而泣或在水濱或臨江浦又若神女見

鄭交甫或臨廣筵或當高會又若韓娥將歌斂態微動輕風婆娑暖紅又若飛燕舞于掌中半雲斜吹或動或止又若文姬將賦而思丰茸旖旋互交遞倚又若麗華侍宴初醉狂風猛雨一陣紅去又若褒姒初隨戎虜滿地春色堦前砌側又若戚姬死於鞠域花品之中此花最異以衆爲繁以多見鄙自是物情非關春意若氏族之斥素流品秩之卑寒士他目則目他耳則耳或以眤而稱珍或以疎而見貴或有實而花乖或有花而實悴

其花可以暢君之心目其實可以充君之口腹匪乎茲花他則碌碌我欲修花品以此花為第一懼俗情之横議我曰不然為之則已我目吾目我耳吾耳妍蚩決於心取捨斷於志豈於草木之品獨然信為國兮如此

秋蓮賦并序　　宋之問

天授元年勑學士楊炯與之問分直於洛城西入閣每雞鳴後至羽林仗閣人奏名請龜契佇命拱立于御橋之西玉池清泠紅蕖菡萏謬履扃闥自春徂秋見其生

視其長覩其盛惜其衰得終天年而無夭折者良以隔
礙仙禁人莫由窺向若生於瀟湘洞庭溱洧淇澳即有
吳姬越客鄭女衛童芳心未成採擷都盡今委以白露
順以涼風榮落有期私分畢矣斐然顧歌其事久之乃
述秋蓮賦焉

若夫西城秘掖北禁仙流見白露之先降悲紅蕖之巳
秋昔之菡萏齊秀芳敷競發君門閟兮九重兵衛儼兮
千列綠葉青枝緣溝覆池映連旗以摇豔輝長劒兮陸

離疏澀兮引轂交流兮相沃四繞兮丹禁三帀兮承明曉而望之若霓裳宛轉朝玉京夕而察之若霞標灼爍散赤城既如秦女豔日兮鳳鳴又似洛妃拾翠兮鴻驚足使瑶草罷色芳樹無情複道兮詰曲離宫兮相屬飛閣兮周廬金鋪兮璧除君之駕兮旖旎蓮之葉兮扶疎萬乘顧兮駐綵騎六宫喜兮停羅裾仰仙遊而德澤縱玄覽而神虛豈與夫溪澗兮沿沚自生兮自死海沂兮江沲萬里兮煙波泛漢女遊湘娥佩鳴玉戲清渦中流

欲渡兮木蘭檝幽泉一曲兮採蓮歌江南兮峴北汀洲兮不極既有芳兮蒹城長無依兮水國豈知移植天泉香飄列仙嬌紫臺之月露含玉宇之風煙雜葩兮照燭衆彩兮相宣鳥翡翠兮丹青翰樹珊瑚兮林碧鮮夫其生也春風晝蕩爍日相煎天桃盡兮穠李滅出大堤兮豔欲燃夫其謝也秋灰度管金氣騰天宮槐疎兮井桐變揺寒波兮風颯然歸根息豔兮八九月乘化無窮兮千萬年越人望兮已長夂鄭女採兮無由緣何深帶之

能固何穠香之獨全别有待制揚雄悲秋宋玉夏之來兮翫早紅秋之暮兮悲餘緑禮盛燕臺人非楚材雲霞圖兮蘭爲閣金銀酒兮蓮作杯落英兮徘徊風轉兮哀哀入黄扉兮灑錦石縈白蘋兮覆緑岩寒暑茫茫兮代謝故葉新花兮往來何秋日之可表託芙蓉以爲媒

荔枝賦并序　　張九齡

南海郡出荔枝焉每至季夏其實乃熟狀甚瓌詭味特甘滋百果之中無一可比余往在西掖嘗盛稱之諸公

莫之知固未之信唯舍人彭城劉侯弱年累遷經于南海一聞斯談倍復嘉歎以為甘美之極也又謂龍眼凡果而與茘枝齊名魏文帝方引蒲桃及龍眼相比是時二方不通傳聞之大謬也每相顧閑議欲為賦述世務卒卒此志莫就及理郡暇日追敘往心夫物以不知而輕味以無比而疑遠不可驗終然永屈況士有未效之用而身在無譽之間苟無深知與彼亦何以異也因導揚其實遂作此賦云

果之美者厥有荔枝雖受氣於震方實稟精於火離乃作酸於此裔爰負陽以從宜蒙休和之所播涉寒暑而匪虧下合圍以擢本傍蔭畝而抱規紫文紺理黛葉緗枝蓊茸霮䨴環合棼纚如盖之張如帷之垂雲煙沃若孔翠于斯虛根所盤不高不卑陋下澤之沮洳惡層崖之險巇彼前志之或妄何側生之見疵爾其勾芒在辰凱風入律夆氣含滋芬敷謐溢緑穗靡靡青英苾苾不豐其花但言其實如有意乎敦本故微文而妙質蔕蒳

房而攢萃皮龍鱗以騈比膚玉英而含津色江萍以吐日朱苞剖明瑠出炯然數寸猶不可匹未至齒而殆銷雖瓊漿而可軼彼衆味之有五此甘滋之不一伊醇淑之無筭非精言之能悉聞者歡而竦企見者訝而驚佚心恚可以蠲忿口爽可以忘疾且欲神於醴露何比數於甘橘援蒲桃而見擬亦古人之深失若乃華軒洞開嘉賔四會時當燠煜客或煩憒而斯果在焉莫不心侈而體泰信琱盤之仙液實玳筵之綺繢有終食於累百

愈益氣而理内故無厭於所甘雖不貪而必愛沈美李而莫取浮甘瓜而自退豈一座之所榮冠四時而為最夫其貴可以薦宗廟珍可以羞王公亭十里而莫致門九重兮曷通山五嶠兮白雲江千里兮青楓何斯美之獨遠嗟爾命之不逢每被銷於凡口罕獲知於貴躬柹何稱乎梁侯梨何幸乎張公亦因地之所遇孰能辨乎其中哉

瑞橘賦并序

李德裕

清霜始降聖上命中使賜宰臣等朱橘各三枚盖靈囿之所植也臣伏以渡淮為枳由地氣而不遷吹谷生黍信陽和之有感昔漢武致石榴於異國靈根遐布此西域柔服之應也魏武植朱橘於雀園華實不就乃吳人未格之兆也考於前史昭晰可知豈非天地同和羣物效祉去蠻夷之陋獲近太陽感王化之盛更承膏露草木尚爾況乎人心漢宣帝宮館山澤意有所感必使近臣賦之臣幼學為文忝列樞近敢稽首而獻賦曰

美南州之嘉樹受烈氣於炎德固一志於殊方遂不遷
於上國貞枝凝碧蔚湘岸之夕陰華實變黄動江潭之
秋色雜丹楓於溪畔映緑篠於巖側翡翠以之列巢鵷
鶵於焉棲息雖同霑於雨露竊自得於雕飾終獲譽於
皇朝豈因人之羽翼感大鈞之獨運輸造化之玄力思
六合以同風採孤根而移植播元氣以茂育諒英靈之
不測逮乎霜飛文囿風落秦川金莖炫熀於朝日玉樹
青葱於霽天哉方壺之翠島列靈沼之清漣上蔚樫松

下秀蓀荃葩朱草與屈軼華紫芝與賔連靈卉畢植而嘉橘在焉碧葉獨潤金衣更鮮天漢之華星焜燿閶風之珠樹粲然香若園於野露色疑炷於江煙既而大官獻新奇果列筵非厥包之自遠何菲陋之莫傳樹隱方塘比丹萍之初實盤映皎月與赤瑛而共妍東鄙孤臣謬塵三事既乏和羹之用猶霑可口之味并食不剖竊愧晏嬰之知捧之以拜重感桓榮之賜庶不朽於雪霜永酬恩於天地

伐櫻桃樹賦并序

蕭頴士

天寶八載予以前校理罷免降資廣陵太府軍事任在限外無舍是處寓居于紫極宫之道學館因領其教職焉廟庭之右有大櫻桃樹髙累數尋條暢蓊蔚攢柯比葉擁蔽風景腹背微禽是焉栖託頡頏上下喧呼甚適登其喬枝則俯逼軒屏中外斯隔予實惡之懼盜窺踰因是為資遂命伐焉聊託興兹賦以儆夫在位者爾古人有言芳蘭在門不得不鋤眷兹櫻之攸止亦在物

之宜除覩其體異修直材非棟榦外森沈以茂密中紛錯以交亂先羣卉以效諂望嚴霜以凋換綴繁英兮霞集駢朱實兮星燦故當小鳥之所啄食妖姬之所攀翫赫赫閟宇玄之又玄長廊霞截高殿雲褰實吾君聿修祖德論道設教之筵宜乎蒔以芬馥樹以貞堅莫匪松篠桂檜莛若蘭荃猗具美其在茲兩何德而居焉摧無庸之瑣質蒙本枝而自庇汨羣林而非據專廟庭之右地雖先寢之或薦豈和羹之正味每俯臨乎蕭牆姦回

得而窺伺諒何惡之能爲終物情之所畏於是命尋斧伐盤根窒葉剥攢柯焚朝光無陰夕鳥不喧肅肅明明曠蕩乎堦軒嗟乎草無滋蔓瓶不假器茍恃勢而將逼雖見親而益忌譬諸人事也則晋吞并於僭沃魯出逐於强季緜峻擅而吳削倫冏專而晋墜其大者虎遷趙嗣鸞窩齊位由履霜而莫戒聿堅冰而荐至嗚呼乃終古覆車之軌轍豈尋常散木之足議

杞菊賦并序

陸龜蒙

天隨生宅荒少牆屋多隙地著圖書所前後皆樹以杞菊春苗恣肥得以採擷供左右杯案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澁旦暮猶責兒童輩拾掇不已人或嘆曰千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為具以飽君者多矣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聖賢道德言語何自苦如此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邪退而作杞菊賦以自廣云

惟杞惟菊偕寒互綠或頳或苕煙披雨沐我衣敗綈我

飯脫粟羞慚齒牙苟且粱肉蔓延駢羅其生實多爾杞

未棘爾菊未莎其如予何其如予何

唐文粹卷六